

# 战争与诗意的表达

## ——试析《芦花荡》的诗化特点

◆山东省淄博市临淄区第二中学/杨秀雯

以战争为题材的作品,感觉上总会与“血雨腥风”“枪林弹雨”“刀光剑影”这些词语联系在一起。孙犁的《芦花荡》同样写的是战争故事,却没有这样的凝重,而是多了“清风徐来,水波微兴”的唯美。这种艺术感觉恰恰给了我们理解这篇文章的切入点:诗化小说特点在这篇文章中的具体呈现方式。下面就这个问题谈谈个人的几点浅见。

### 一、比较之中看情节

《芦花荡》一文的故事情节从老头子接受护送两个女孩子的任务开始,到后来其中一个女孩子在过鬼子封锁线时受伤,老头子设计痛打鬼子为女孩报仇终结。整个故事情节一脉相承,前因后果的关系很明晰。按照孙绍振先生在其作品中所说的“事件之间要有因果关系,才能算是情节”的观点,这篇小说存在经得起推敲的情节这一点是可以肯定的。

但与大多数小说情节跌宕起伏的特点比较起来,《芦花荡》的故事情节分明要舒缓得多。

不妨重温《变色龙》一文的故事情节:因为小狗咬了人,警官答应要处死这只狗,严惩狗的主人。但一当人群中有人说这是将军家的狗时,警官立刻换了脸色,指责赫留金故意伤狗在先。后来又有人说那不是将军家的狗,警官马上又变了嘴脸,又说要严惩这只狗和它的主人。当最后确定狗确实是将军家的,原本的野狗自然又成了“名贵的狗”。一波三折的故事情节是这篇小说的特点。再看《项链》一文,向往上流社会的玛蒂尔德借了项链参加舞会,却又不小心丢失了项链,等赔上了自己的生活终于赔完项链,却得知项链是假的……跌宕起伏,意料之外却又在情理之中是这篇小

说情节发展的特点。

与此相比较,《芦花荡》的情节就显得舒缓得多,甚而没有十分明显的故事高潮,一切都在作者的轻松描绘中自然展开。而这一点恰恰体现了诗化小说的特点:淡化故事情节,不注重叙事功能,不以情节冲突来塑造人物性格。恰如茅盾在评介孙犁时所说:“他是用谈笑从容的态度来描摹风云变幻的。”孙犁先生不是正面地描写刀光剑影,而是采取武戏文唱的技巧,在娓娓道来的故事情节中传达主人公昂扬乐观的战斗精神。在淡化情节这一点上,及至何立伟的《白色鸟》将会有更加突出的体现:小说以“文革”为背景,描写两位少年在河边尽情地嬉戏的情形,摒弃了传统小说注重故事情节、人物性格的模式,代之以重感觉、重情调、重氛围的全新笔调,创造了传统小说所没有的天人合一的完美境界。诗化小说是小说之林中的一朵奇葩,《芦花荡》《白色鸟》要作为小说来教,更要作为诗化小说来理解、来教学。因为教学一篇文章,我们要尊重大家对文章的特性认识,同时还要关注一篇文章“舍我其谁”的核心价值观。从这个角度考虑,孙犁的小说整个初中阶段只能接触《芦花荡》一篇,作为现代文坛上独树一帜的风格作家,我们的教学需要关注“诗化”二字,而“诗化”小说情节的特点就需要我们抓住“这一篇”更多些心思去揣摩。

### 二、矛盾之中看人情

孙犁在小说中对美有一种特殊的追求,他着力描写、赞扬故乡的人情美。

文中的老头子是一个有着丰富战斗经验、水上能耐超群,精明能干、智勇双全的老革命英雄。

除却这些,这一人物身上打动我们的似乎还有些隐藏在文字背后、更深刻细腻的东西,是什么?“过于自信和自尊”?这一点是人物难以揭去的标签——但自信源于本领高强,自尊源于责任心强,这似乎还是老头子“英雄”的一面。

究竟是什么呢?

老头子这样一个天天穿梭在敌人眼皮底下的老通讯员,竟然会在敌人探照灯已经照到船上时说“不怕,小火轮上的探照灯,它照不到我们”,是自负到了视而不见,全然漠视敌人的存在?

敌人的机关枪明明扫射过来,老头子还迅速做出反应:叫一声“卧下”并凭借高超的水技踏水推船拼命前行,却还要对船上的两个女孩子说“不怕,他打不着我们”,又是老头子的狂妄轻敌?

欲解释这里的矛盾,还要联系前后文来思考。文章前面部分介绍:两个女孩子发着疟子,发着高烧、打着寒噤,她们“在炮火里一直没安静过,神经紧张得很”,对于这样的两个孩子,老头子“很喜欢”;文章写至大菱受伤、老头子极度内疚的心理时有这样一句话:“自己没儿没女,这两个孩子多么叫人喜爱。”关注到这样两个细节,我们再来理解老头子的三个“不怕”,再来看顶着密集的火力还要“柔和”地说,就不难理解:这“不怕”中有一个老通讯员的自信,更多的是对年轻女孩子爱美之心的体谅,是对两个饱经战乱之苦的女孩子的呵护和安慰;这“柔和”中更多的是一个父亲对自己孩子无比温柔的疼爱!而正是这种对待亲人般的呵护让老头子的形象在自尊、英勇之外更多了人情的一面。

故事发展到后来,大菱受伤,老头子无比沮丧,直言自己“没脸见人”,心如箭透般的沉痛让富有传奇色彩的人物更多了真实的一面,这恰恰是对“人情”的进一步写照。

孙犁的小说不以情节冲突来塑造人物性格,却长于深入人物丰富、复杂的感情世界,用质朴的语言塑造出个性鲜明的人物。这种充满浓郁的地方色彩,又极具人

## “败北”应解释为“战败”吗

◆浙江师范大学教师教育学院/徐哲野

在人教版选修教材《中国古代诗歌散文欣赏》的《项羽之死》一文中,有“项王自度不得脱。谓其骑曰:‘吾起兵至今八岁矣,身七十余战,所当者破,所击者服,未尝败北’”的句子。这里的“败北”,教材解释为“战败”,但这样的解释完全正确了吗?

从词义上分析,“败北”是两个词,“败”是“战败”的意思,而“北”是“逃跑”的意思。“北”的甲骨文字形是两个人背靠背,《说文解字》将“北”解释为“北,背也,二人相背”,《说文解字注》注为“军奔曰北。其引申之义也。谓背而走也”。可见,“北”的本义是“相背”,后发展出引申义“逃跑”。“北”的这种释义在

《史记》及同时代的其他作品中都可见到,比如《史记·鲁仲连传》中有“士无反北之心”。又如贾谊《过秦论》中有“追亡逐北,伏尸百万”,这里“亡”和“北”对举,都是逃跑的意思。因此,《项羽之死》一文中的“败北”解释为“战败逃跑”可能更为恰当。

从文本的语境和表达效果上分析,项羽是在决定要带着自己的二十八骑正面迎战汉军时对他的从属说出这番话的。如果这里的“败北”仅解释为“战败”,那仅能显出项羽战术高明;如果“败北”解释为“战败逃跑”,则在战术高明的同时又多了一种勇敢担当的表达效果,更能显出项羽这一人物形象的英勇无畏。哪怕是

在这样的穷途末路、敌众我寡时刻,他也并未感到害怕,而能勇于决定正面抵抗汉军,更在两军实力悬殊时“大呼,驰下”“瞋目而叱之”,使“汉军皆披靡”“赤泉侯人马俱惊、辟易数里”,一展一代枭雄的风采。

综合词义和文意,笔者认为,“败北”一词释为“战败逃跑”更为恰当。若结合史实,项羽也曾战败过,历史上的成皋之战、陈下之战等战役最终的结果都是汉胜楚败。事实上,在《史记·傅靳蒯成列传》中就有“还军敖仓,破项籍军成皋南,击绝楚饷道,起荥阳至襄邑”和“还击项籍陈下,破之”的记录。

情美的人物形象不得不说是孙犁诗化小说所独有的魅力。

### 三、还原之下看写景

《芦花荡》一文中的景物描写有八处之多,每一处的景物描写作用不尽相同,却无不诗味十足,呼之欲出。

文章开头最惹人眼球的景物描写是那句“苇子还是那么狠狠地往上钻,目标好像就是天上”。“狠狠地”不只是芦花荡的苇子,还有藏在芦花深处的革命队伍;往上“钻”的也不只是苇子,还有白洋淀人民威武不屈的战斗精神。与此相似的还有文章结尾,老头子痛打鬼子后,一眼望到“鲜嫩的芦花,一片展开的紫色丝绒,正在迎风飘洒”。这迎风飘洒的、鲜嫩的是芦花,更是白洋淀人民在残酷环境中顽强生存的姿态,更是这姿态必将换来的无限美好。孙犁的作品特别注重在诗情画意的描写中传达深意,他的《荷花淀》中也不乏这样的描写:

她们奔着那不知道有几亩大

小的荷花淀而去,那一望无际的密密层层的大荷叶,迎着阳光舒展开,就像铜墙铁壁一样。粉色荷花箭高高地挺出来,是监视白洋淀的哨兵吧!

透过“迎着阳光舒展开”的荷花,读者看到的是白洋淀人民高涨的革命热情。透过字面看昂扬在孙犁作品中所有景物姿态背后隐喻的意思,这种还原给文章更添了艺术的魅力。

孙犁先生的写景特别注重诗的意境。“弯弯的下垂的月亮,浮在水一样的天上”,如果没有“弯弯”,怎有音韵的圆润?如果不是浮在“水一样”的天上,又怎么有意境的轻柔舒展?还有“月明风清”“一片苇叶”的清明疏朗、轻快美好;还有“稻米肥鱼的香味”“莲蓬的清香”,意象选择中透出诗的情调;还有“悠悠”“飒飒”“溜溜”等叠词,把节奏的轻缓和景物的柔和融为一体,含蓄隽永,柔婉秀美,富有浓郁的抒情意味。

孙犁的作品擅长以白洋淀明

媚如画的风光作背景,用飘飞的芦花、洁白如雪的苇眉子、粉红色的荷花箭和香气清幽的荷叶,衬托主人公的思想感情,传达他们昂扬乐观的战斗精神。为什么要把如此残酷的战争置于这种如诗如画的环境中,以清新自然、婉约韵致来表达呢?这或许就要说说孙犁先生的人生态度了。作家谢大光在《孙犁印象记》中说得好:“孙犁的作品和他的为人是完全一致的,可以信赖的。这里可以借用他在纪念俄国作家契诃夫时所说的一段话:‘我们只能从他的作品中认识他。……对于像这样一个真诚的作家,我们只要认真地阅读他的作品,便可以全面地理解他了。’”孙犁先生是一位富有哲思的作家,一生淡泊名利,深居简出,低调为人,爱憎分明。面对生活中的苦难和痛苦,是铿锵地宣泄,还是含蓄地倾吐?无疑他选择的是后者,将战斗也糅进浪漫主义情调,战争也可以诗意地表达!

zhongxue yuwen jiaoxue cankao